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续金瓶梅

(清) 丁耀亢 著

下 册

I242.4

183:2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戒导品 第三十六回

翟员外伸冤元帅府

李师师官配马头军

诗曰：

节当寒食半阴晴，花与蜉蝣共死生。

白日急随流水去，青鞋空作踏莎行。

收灯院落双飞燕，细雨楼台独啜莺。

休向东风诉恩怨，从来春梦不分明。

东坡《在徐州登子楼》词：

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谩赢得、青楼薄幸，良辰美景，虚度韶年。转忆故园春晚。对花对酒，追惜少年。因记旧时携手处，回头忆、追随犹懒。良辰美景，虚度韶年。转忆故园春晚。对花对酒，追惜少年。因记旧时携手处，回头忆、追随犹懒。

单表古人诗词，多因故国伤心，闲愁惹恨。叹韶华之易尽，则感寄春风；悲陵谷之多迁，则魂消秋月。拈就鸳鸯，



写出江淹离恨谱；飘来蝴蝶，编成杜牧断肠诗。也只为托兴遣怀，寓言醒世。真却是假，假却是真。自有天地古今，便是这个山川，这个岁月，这个人情世事，这个治乱悲欢。笑也笑不得，哭也哭不得。看到一部《庄子》透彻，才许读得我《金瓶梅后集》。那些俗儒浅夫，没有打破轮回手段，句句着相，便说是风流罪过，骂世春秋，岂不负此婆心侠骨。

这回直接上段。汴梁为历代建都之地。自经五代改号东京，宋太祖登基，直传至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、哲宗，到了徽、钦相传八主，享国太平日久，朝野丰登，车马辐辏，风俗淳厚，士女繁华，何等的富贵！一旦中原失陷，尽为金人所有。自徽、钦北狩，兵火相连，战争不息，有二十年大乱。那些金碧宫殿，尽化为蓬蒿瓦砾之场；文物典章，俱变成戎马干戈之地。佳人才子，富室贵官，不知化做冷烟衰草，白骨寒磷，哪里去了。所以行人感慨，过客伤悲。有诗曰：

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
汴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
说不尽这兴亡之感。单表这士女的淫奢，现前的因果。可见这富贵繁华真是眼里空花；玉貌蛾眉，尽作生前孽债。即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，嫖了一个烟花李师师，弄得国灭身亡，岂不是亡国妖孽，女色中尤物！因此把李师师抬得如天上仙姬一般，享的那富贵尊宠，不下于玉堂金屋，除了朝廷官禁，也就数是李妈妈家了。妈妈二字是河南开封府的土音，如娘娘、太太相似。因此东京风俗只称一个李妈妈，并



不敢说师师二字。后来徽、钦北去，这师师生得手眼乖猾，门下子弟又多，串通金营将官，把个金桶般家业，护得完完全全，不曾耗散一点儿。在城外汴河桥边盖起楼房穿廊、花园书房，比旧日一样齐整，又养着十数个能弹会唱的粉头。只为银瓶赚哄了翟员外千金的聘礼，后来郑玉卿骗拐了银瓶去了，李师师实不知情。这翟员外人财两空，又是疼钱又是惶愧，各处找寻了两三个月，四下里贴招子，骑着快马追赶，只道是早路上去的，哪知她一篷风上了扬州，也弄做一场春梦。这是前案，说过不提。

那时翟员外不肯干休，使孙寡嘴、张斜眼子两个帮闲来和李师师家说话，道：“收了他一千五百两财礼，外有金珠绣缎，插戴钗束，羊红表里，上下使过三千多金。指银瓶为名，白骗了我做个没老婆的乌龟，抬不起头来。如不退还原物，要在开封府尹处告状，揭她私通金朝，暗打朝报，窝隐奸细的款，有四十余条，各处印刻遍贴。”李师师先也着忙，使人央翟员外且休张扬，两家都没体面，情愿把侍女巫云陪他，还送过些钗束来，把财礼退一半回去。先着孙寡嘴去说了，次后使巫云打扮得娇滴滴、花朵一般，坐着轿子过去。装是贺翟员外生日，两只烧鹅，四尾糟鲋鱼，两大坛麻姑酒，两大盘寿桃，雇了一担盒子使人挑着来看翟员外。巫云进门来，使银红汗巾捂着口儿，笑嘻嘻地进来，望着员外磕下头去，道：“这些时连影也不见你一面。俺太太道：‘就是银瓶着人骗去了，拐得俺家金珠古董，也值二三千两银子。是谁藏了她，不着她出来不成！’知道员外着恼，许多日子不肯上门走走，俺太太为这件事气了一场大病，一个多月全不下床，着我来看看员外。一来是贺寿，二来是解恼。俺们



就比不过银瓶，也来和员外做几日伴儿，好歹请过去看看俺太太，也不肯叫员外惹气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撒娇撒痴，做出许多情态，直引得翟员外笑了。同到后书房里坐下，连忙自己收下礼物，打发盒担和轿子回去。她却脱了衣服，拿起镜子来梳头匀脸，打扮得别样风流，见书房墙上挂着一担牙轴头紫檀弦子，就抱在怀里弹起。翟员外见她来得知趣，又是旧日婊子，只得留她吃饭。待不多时，孙寡嘴、王三官、张斜眼子一班儿进来帮衬，俱满口夸赞巫云姐出落得越发典雅风流，不似门户人家，到底是内家装束，就是银瓶姐也不过这样。还是银瓶没有造化，这郑玉卿一个毛头娃子领着一个年小妇人，从来没出京门，到了路上定然有祸。不是逢着盗贼劫个罄净，连命丢了，就要被做公的盘诘，送官拿讹头，将来还有解回东京的事。几句话说得翟员外不恼了，又见巫云殷勤，众人夸奖，把那些恼不知走往哪里去了。正是员外过了生日一日，叫做添寿。即忙放开桌子，摆上酒来。说着话天色晚了，东方月出，照着院子里花竹如画，那紫薇花开了喷香。即叫家人：“把桌儿抬在院子里来坐吧。”孙寡嘴年高，坐了首席，王三官、张斜眼子对坐，巫云姐和翟员外横头。打开麻姑酒，添换了十二大肴，吃了点心蒸饭，把大肴撤下赏人，就是围碟小酌，细果海错摆下一桌，换上大杯。孙寡嘴道：“空说云姐弹得好弦索，我们还不曾听见。今日员外补寿，就没一声儿，怪得员外不恼，这是银瓶姐在席上，不知唱够多时了。”巫云瞅了一眼，道：“怪汗邪的，叫人唱就说唱吧，偏有这些寡嘴。”众人都笑成一块。巫云取过紫檀三弦来，定了弦，把酒都换上大杯，顿开喉咙，唱了一套《一半儿》词曲：



锦重重，春满楼台，经一度花开，又一度花
开。彩云深，梦断阳台，盼一纸书来，没一纸书
来。染霜毫，题恨词，浓一行墨色，淡一行墨色。
攒锦字，砌回文，思一段离怀，织一段离怀。倩东
风，寄语多才，留一股金钗，寄一股金钗。

唱到此处，巫云姐才待歇手，孙寡嘴道：“你家只为留
下一股金钗，郑玉卿才连人都拐得去了！正是吃着碗里的，
还看着盘里的。”巫云急了，道：“怪汗邪行货子！你见俺家
是吃一半留一半来？只怕你们全吃不下去！”张斜眼子道：
“你着云姐唱个《西厢·一半儿》吧。百忙里唱到好处，你只
鬼混。”云姐取过弦子来，又唱道：

冷清清，人在西厢，唤一声张郎，怨一声张
郎。乱纷纷，花落东墙，问一会红娘，调一会红
娘。枕儿余，衾儿剩，温一半绣床，闲一半绣床。
月儿斜，风儿细，掩一半纱窗。开一半纱窗。荡悠
悠，梦绕高堂，曲一半柔肠，断一半柔肠。

孙寡嘴又道：“你家把莺莺走得哪去了？今日拿着红娘
顶缸填馅。这一半柔肠，还不知是哪一個知心的才和他续上
哩。”云姐急了，赶着孙寡嘴使扇子打了一下。这席上王三
官和翟员外豁拳掷骰子行令，闹个不了。吃到三更天气，才
众人散去。翟员外和巫云枕设蛟，被翻红浪，再叙旧情，
曲尽奉承。直睡到日上三竿，二人方才下床。这翟员外原是



个脓包东西，李师师怕他气愤不过，打起官司来，今日使巫云先来试路，还要骗他个为政第二。果然一见巫云，连连睡了几宿，窝盘的一句闲话也没有了。巫云枕边言说着翟员外留下她：“情愿借这个名色赎身，出了苦海和你一心一计，服侍你到老。我一片真心只在你身上，从今后一个客也不见了，替你理家上灶，死也不辞。”

说得翟员外十分欢喜，说巫云不曾坏心，虽在李师师家，比门户里粉头还高一等儿，也就同心应允了。到了次日，叫孙寡嘴去和李师师说：“既然送过巫云来，还做亲戚两个走着，把我那财礼只退出五百两来吧！”李师师又不肯退，翟员外又不肯依。正调停不来，世间没巧不成话，恰好有一个茶客，叫汪引之，汴梁久住开茶店，平日认得郑玉卿。那一日在扬州钞关上，望见玉卿在船上拜客。到了东京闻知翟员外贴招子为拐带人口许多财物，报信者许谢银五十两，就来李师师家说信。李师师急急传将翟员外来，细问是八月中秋在扬州遇见，今已半年，哪里找去。汪蛮子说：“我管去过江跟寻。”这李师师家也许了个谢礼三十两。因此银瓶有信，翟员外又得了巫云，且顶着缸儿。李师师使孙寡嘴来说：“日后银瓶回来，我也不要巫云了，就做了银瓶的陪嫁吧。”因这一个瞎信，翟员外不好来追讨财礼，只得大家听听信再讲不迟。

到了一年终，汪蛮子又来传信，说：“郑玉卿在扬州和盐商卖盐，有人见他在苗员外船上。”翟员外听此信不由的不恼，又是想人，又是想钱，去开封府递了失盗奸拐呈词，领了两个做公的，要同汪蛮子亲上扬州，必定要拿回郑玉卿来消这口气。看个出行日子，雇了一个长行骡子，同两个家



人无非添财、进喜，和汪蛮子起身去了。这巫云在家，秘密叫将李师师家人来，把他开的布店内青白布五六百筒，开放箱笼，金银酒器，绫锦尺头，连夜俱抬在师师家来。师师却寻了一个现管京营的参将云离守来，讲着和巫云包一年身钱，一顶轿子暗夜里抬去，还要先告他害了巫云人命，和他鬼混，好遮这银瓶的事。原来云离守是清河县人，与西门庆是亲家，因清河县乱后在汴梁做武官，现管缉捕提刑。因此李师师靠着他，第二次骗了翟员外。假使汪蛮子报信，把翟员外调离虎山，好盗他的家财。你说这衙门人家巧也不巧！总因翟员外一生使憨钱，知道是个死狗，与他这个绝户计，未免太狠了，自然要奸巧生出祸来，天无不报之理！

却说翟员外到了扬州，访问半月，哪得个郑玉卿的影儿！汪蛮子说的话似真似假，通不认帐。只说在船上见他拜客，又说是或者人有面貌相同的，只怕我错认了。一时间两三样话，真是捕风捉影，反盘费了二三十两银子。大家回汴梁来，翟员外有守店的家人早来接着，说：“巫云把楼门开了，布匹银钱家事盗个罄净，往李妈妈家夜去明来，如今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李家反来咱家要人，和咱打官司，要在卫里提刑云参将案下去告状去。”翟员外听说，险不气破五叶连肝肺，冲透三毛七孔心，气得滚下骡子来，一声儿不言语，醒了半日，才进得汴梁。进门一看，只见楼上皮箱一个也没了，使人去叫孙寡嘴。这一班帮闲光棍，怕李师师家的手眼，明知道要打官司，俱躲在外县，访赌博、讨抽头去了。这边李师师知翟员外回来定不干休，一面把巫云送到云参将衙门里，先递了一张谋杀人命事的状案候着他。等得翟员外到家次日，云参将使四个缉捕的，一条绳子拴去，不由



分说，问了几句话，说他奸霸良家女子，谋杀人命，匿尸无迹，先责了二十大板，打入囚牢，罚了五百斤硝磺，军前使用。翟员外反使了百金，央上司的情来，共费了三百余金，才完了一场官司。李师师每日使人上门要巫云，只得忍气不敢提起。又是兵马时候，各衙门不准词讼。翟员外事因嫖起，先自不正，哪里敢去告状！

到了次年，金人袭汴梁，这宋朝的将官逃的逃，杀的杀，刘豫为王，俱换了一班番将。那时是金将粘罕管缉捕盗贼，为城池的事，好不厉害！略有些罪过，不是抄家，就是斩首。这一时，李师师家越发装起门面来，大开着巢窝，买了十四五五个丫头，叫人串戏演习吹弹。那些番兵营将，成群往来不绝。后因兀术太子选取宫人，齐王刘豫奉令各处搜括。李师师偏是抗法，先与这金营大将军斡离不府里娶的这太夫人秘通了线索，把她收在御乐藉中，不许官差搅扰。大番字告示门上贴起，谁敢来问她一声儿！也就是个九尾狐狸三窟兔，七十二变的女妖精。翟员外受了两次坑骗，吃了一场屈官司，到底气受不过，写了一张盗国媚妖、通贼谋叛的状，细开单款八十余条，将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、私通叛党的事，备细打揭。说她匿宋朝秘宝，富可敌国；通江南奸细，实为内应。先将金营粘罕标下的中军，送了一百两银子，说这李师师宝物金银，得的宫里库藏，原该入朝廷的。这金兵人人贪宝，又见李师师家这些妇女们，穿绫着锦的，已久垂涎，暗将此事打着番语通知粘罕。那李师师家一字不知，只道翟员外日久甘心，没有告状的话说。哪知天不容奸，罪贯已盈，故使翟员外以发其恶。翟员外假作秘报军情，托中军打作公事，半状封进。内有许多单款，俱是盗取



国宝，暗通奸细。这金将军粘罕正寻不出这样题目来，况又不是良民百姓，一个娼女家，先占了个淫奸生盗的名色。即时点了一队人马，披挂整齐，传进辕门，不肯泄漏一字。原来金朝军法甚秘，行兵出门还不知去向，只看着大旗往哪里走，直至临阵往前厮杀，才知道是什么事。因此，李师师全不知觉。

却说李师师正是生日，许多官客在前厅饮酒唱戏，十数个粉头打扮得天仙玉女一般，吹的吹，弹的弹，唱的唱。到了黄昏，掌上蜡来，把各样花灯点起，众人才敢请师师出来举贺。这师师穿着大红通袖麒麟袍、鹅黄织锦拖边裙子，玉带宫靴，翠珠凤髻，真似王母赴蟠桃的光景，来到席前，众女乐笙箫弦索，引导着唱了一套花词：

风雨替花愁，风雨罢、花也应休。劝君莫惜花前醉，今年花谢，明年花谢，白了人头。乘兴两三瓯，任溪山好处寻游。但叫有酒身无事，有花也好，无花也好，问甚春秋！

唱到此处，众人迎出厅来，举起大葵花金杯来，满斟一杯。李师师伸出一双玉腕，戴着两个金镯，才待去接，只听得街上走得马一声里响，把前后门一齐围了。早把大门打开，只见这些金兵一涌而入，吓得些子弟们走投无路。先把李师师剥个罄净，头上金珠，手上镯钏，乱分乱抢，只留下一件贴身小袄，好一似雨打梨花，风吹桃片。把这些浪子游神也都一套儿绑了。也是金朝军法，也有翟员外手段。即时封了内外门，留三十个兵守把，连夜解往粘罕衙门来。因夜



晚一时不便审问，俱发在开封府仓监，以待明日发落。正是：乐极悲生，贯盈祸起。诗曰：

人间天上两茫然，雨锁云收散暮烟。
秋雁书空终自灭，春蚕丝尽不成眠。
已无梧叶题长恨，空折梅花报可怜。
弹尽琵琶和泪语，黄昏青冢叫啼鹃。

又诗曰：

浮沤聚散岂为期，零乱花魂风雨吹。
绣枕余香春梦影，檀槽流韵断肠词。
难将白雪留苏小，谁借黄金铸牧之？
我亦多情题恨谱，倾城何必恨蛾眉。

到了次日，粘罕将军进了衙门，排下一堂军校、刑具，提出李师师和这些妓女、子弟来。满东京谁不知一个李妈妈，看的人挨肩挤臂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道这李妈妈也因享过了福，经这几番大乱，不曾失她一点体面，今日这一件事，毕竟她久有手眼，到底还不相干。也有说这个老狐狸迷惑了朝廷，把宋朝江山都灭了，她打着旗号养汉，享尽了富贵。今日定是天报她，哪有还叫她清静无事的理！外人议论不提。却说这金朝的法度，没有什么六问三推，况是一家乐户，有什么大事。粘罕在堂上一株槐树下盘膝而坐，先叫上翟员外问他起祸根由。翟员外细说了一遍，说借银瓶骗去三千余金，又使巫云来假说赔人，使汪蛮子报假信，又偷了家



资二千余两。说得粘罕一班儿番将大笑起来，指着员外道：“看你这个嘴脸，还要嫖她，只好当个脓包忘八罢了。”叫上李师师来，看了又看，“这等一个娼妇，还要接了宋家的皇帝，他如今在五国城，你也该替他守守情儿，才是婊子的体面。如今大开着窝巢，连如今王爷抽选都叫不应，你好小手段儿，我且看看你这白屁股儿！”即令动刑。皂隶剥去中衣，先打二十大板，可怜把个白光光、滑溜溜、香喷喷、紧鞦鞢两片行云送雨的情根，不消几下竹篦，早红雨斜喷，雪皮乱卷。在旁围的人先也恨她，到此心都软了，不名动情伤感。又是一撈四十敲，滚得云鬓如蓬，面黄似纸，口中乱叫，比那枕上风情、被窝中的恩爱还叫得亲热。粘罕将军看不过意，也就吩咐放了撈子，差人送入女仓，把这些丫头当官卖嫁，并家私籍没入官，以充军饷。这些子弟们不合昏夜宿娼，每人十板。一面追了供状口词，申与四太子王爷。文书房做起勘语：

勘得娼妓李师师：蛾眉不肯让人，因而蠹国；狐性偏能惑主，遂至倾城。以章台为御苑，有僭游夏廷之淫。指辇路作私巢，甚烽举骊山之罪。乃至恃六贼为门户，通四寇作腹心，盗内帑之金珠，僭娼优而祓珮。诚九尾之狐，迷人白日；千尺之蟒，肆毒青丘者也。久宜薰街明诛，姑以原赦减等，遵依新律，入官配军。家私充饷。其一应妓女，分散为奴，以备军赏。大金 年 月 日为盗国娼妖事一案

粘罕将勘语、口供一一申报了兀术王府。李师师将养了



一月，唤出监来。同一起粉头过了刑部。即时有一番军因看马有功，当堂批了领状，领去为妻，往辽东大凌河养马去了。将那所住的秦楼舍为佛寺，其余女子分入各营，也有叫她做戏的，也有番妇毒狠叫她拾粪拾草的，也有担水放鹅鸭的。抄没了家财，一一入官，不下二十余万。把一个锦绣花丛，不消几日，化为瓦解冰消，真是繁华一梦：

杨柳丝丝弄春柔，烟缕织成愁。海棠过雨，胭脂零落，花事都勾。

而今往事难重省，归梦绕秦楼。相思还在，汴河西路，御苑东头。

这李师师恹恹惶惶，身无寸丝，手无文钱，随着一个七十岁的番军，往营里去了。原来这个番军先有一个老婆，是西番回子家女儿，嫁了七八个兵，才嫁这个老军。生得一脸黑麻，钩鼻大口，浑身上下都是皮袄，腥臊烂臭，打着两个连垂，使青缎子装着，性如烈火，每日打骂得老兵全不着家。忽然见这老兵领着一个妇人走进门来，打着番语问：“是哪里拾来的？”老兵说：“是王爷赏的。”这老婆坐在炕上，李师师进来，只得磕下头去，起来在旁侍立，又不省得她的言语。只见向老兵讲了几句番话，那老兵取了一根担钩，两个木桶，叫师师向井边打水来做饭与老兵吃。那老婆也不问师师是什么人。只得两眼垂泪，取过木桶来挑起，真有千斤之重。这李师师哪晓得这个滋味，出门来又不知井在哪边，恹恹惶惶而去。不知终来性命如何。正是：锦屏翠被香犹在，垢面蓬头事不同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广慧品 第三十七回

三教堂青楼成净土

百花姑白骨演旁門

李固猶收丁。不。不。晉。蜀。軍。中。報。王。奔。在。姓。越。號。斬。安。聖。賢。畫。半。詩。曰。然。不。急。國。堂。開。猶。盡。工。興。要。歸。竹。官。報。日。不。旨。聖。終。言。印。太。太。味。太。聖。堂。加。甲。夜。聖。終。軍。對。全。夜。因。彭。聖。終。日。

碧云飞处隔蓬莱，香径烟消种绿苔。
梦里关山何日到，书中鸿雁几时来。

团香和就相思泪，碾玉雕成百艳胎。
莫向人间枉惆怅，刘郎岂合老天台。

这八句诗单表繁华声色一过，即变凄凉寂寞，清真久住，反生趣味。那绿珠绝代风流，终不免坠楼之祸。张丽华倾城国色，也难逃沉井之灾。譬如月缺花残，酒阑人散。假如月过了十五依旧光明，花过了三春终年开放，休说天地造化不能有此力量，反觉月的光明也没趣，花的颜色也不香美。所以珍羞美味，一饱即休；妙舞清歌，兴尽即厌。天地间事，原是有盛衰聚散，在世为苦乐相循，在天为轮回相转。今日李师师受过了繁华富贵，该有此灾祸，以准折她淫



奢享过之福。充配与荒朔穷军，远窜在沙漠地方，理当如此。不消说风花柳絮，一霎时雨卷风披，飘流而尽。却说她十万家私，古董宝玩，名人诗画，三代印章，多有大内流传之宝，俱被金兵一时抄没入官。异宝奇香，不知贵重，俱赏与兵士换酒吃了。只有一座师师府，盖得秦楼楚馆，曲榭回廊，楼阁亭台，花园池沼，似小王府一样，封做官家公所，作了五千官价，没有肯买，俱嫌是娼优烟花之地，良家子女不便居住，因此闲了年余，无一人来问。

有一个住大相国寺的月光和尚，要化众檀越钱粮，情愿出二千金来改成准提禅院，大开丛林，悬起钟板来，招十方贤圣，安禅说法，投在齐王府中军提督标下。请了刘豫的令旨，不日纳官价，就要兴工造像，开堂留众。不料这法华庵尼姑福清，因在金将军粘罕府里，时常进宅和太太们宣卷唱佛曲儿，因此结了一会，都是番婆太太，连这幹离不大将军府里李娇儿、李桂姐、韩爱姐俱联了一个大会。每位太太一月出五钱银子，雕准提菩萨，俱随着吃准提斋，每日送茶米油面，常常过法华庵去随喜。这些金营太太们坐轿的、骑马的，一个小小庵子通坐不下，商议要另盖大殿，起造禅房，接引十方，一时间没有这个落地。后来听得李师师家宅子入了官，因是在汴河西，与这些行院构栏相近，不是修行的住处，也没想起来。因听得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银子投齐王府建寺，福清就想起既然僧家好住，我们尼僧如何住不得！因此交通了众位太太，说与兀术四太子宫里娘娘得知。说这李师师宅子是宋朝徽宗游幸之地，原该人在王府，因何齐王就卖了二千金与僧人建寺？这西河一带都是娼妓乐户，男僧也不便往来，倒是尼僧住在此地还方便些，就作王爷娘娘的香火



院，日夜诵经，护国安民，延寿生子，可以长久的。那王爷娘娘一闻此言，因兀术还没生世子，即时传了福清师徒三人进宫来。要舍寺、雕白衣送子观音，与王爷求子的话。

那福清领着谈能、谈富师徒三众，剃得头光光的，穿了新布茶褐僧衣，各人挂串数珠，僧鞋僧袜，打扮得十分洁净。到了宫里，见娘娘是西番回婆，生得面圆如月，发黑如油，头上挽了盘髻，打着两条连垂辫子，使宫锦裹着，俱是珠宝攒成，胸前挂着八宝瓔珞，项下一串珊瑚金珀的数珠，约有核桃大。身穿西洋大红多罗绒细锦罽衣，盘膝而坐在龙床暖炕上边，倚着一个大红锦攒的狮子滚绣球枕头上，却铺着龙毯细文，围着一条火浣锦被，露出一双玉足，白滑如脂，和观音菩萨一样。这福清师徒三众，合掌当胸，问讯下拜。娘娘略笑了一笑，说的番语全不知道。只见一个宫娥取了三个红漆泥金杌子，叫福清三人坐了。就是金盘捧上酥酪、三盏乳茶来。福清问讯了，接茶在手，见有红色油花在盏面上，怕是荤油，通不敢用。娘娘又笑一笑，叫了两个女通使来，是中国掳来，久在营的，娘娘和她番了一回，二女才讲着汉话，说：“娘娘劝你吃茶，这是牛乳和茶叶、芝麻三样熬的，不系动荤。西番僧俱持戒，通不忌它。因何不用？”这福清又打了问讯，才吃了几口，谢了茶。娘娘使女通使说：“要将李师师宅子做王爷香火院，替王爷求了子，重重赏你！娘娘今要造千佛阁、檀香送子观音，先舍三千银子助你兴工，等修造一毕，娘娘亲去拜忏祈福。”福清又谢了。一时间又是异样香茶、素果点心，俱是一尺高，摆在泥金炕桌之上，铺上锦毯，叫福清在西南炕上坐，原来金人以西南为客坐。又是大金钵盛着米饭，使金匙分送在龙凤碗

